



典藏

萧红散文

又是春天



萧红散文

又是春天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又是春天:萧红散文/萧红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15.1

(名家散文典藏)

ISBN 978-7-5339-4125-3

I. ①又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(2014)第 287704 号

责任编辑 项 宁 沈利娜

封面设计 王 芳

责任校对 许红梅
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又是春天

——萧红散文

萧红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 224 千字

印张 10.5

插页 2

印数 1-8000

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125-3

定价 **29.00 元**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 录

商市街

欧罗巴旅馆 / 003

雪天 / 007

他去追求职业 / 010

家庭教师 / 013

来客 / 019

提篮者 / 021

饿 / 024

搬家 / 029

最末的一块木样 / 033

黑列巴和白盐 / 036

度日 / 038

飞雪	/ 040
他的上唇挂霜了	/ 044
当铺	/ 048
借	/ 051
买皮帽	/ 054
广告员的梦想	/ 057
新识	/ 063
牵牛房	/ 066
十元钞票	/ 069
同命运的小鱼	/ 073
几个欢快的日子	/ 078
女教师	/ 083
春意挂上了树梢	/ 086
小偷车夫和老头	/ 089
公园	/ 092
夏夜	/ 095
家庭教师是强盗	/ 099
册子	/ 101
剧团	/ 106
白面孔	/ 110
又是冬天	/ 113
门前的黑影	/ 116
决意	/ 119
一个南方的姑娘	/ 121

生人	/ 124
又是春天	/ 126
患病	/ 128
十三天	/ 132
拍卖家具	/ 135
最后的一星期	/ 137

感情的碎片

过夜	/ 143
蹲在洋车上	/ 149
镀金的学说	/ 155
祖父死了的时候	/ 162
初冬	/ 166
家族以外的人	/ 170
永久的憧憬和追求	/ 207
感情的碎片	/ 209
两朋友	/ 211

回忆鲁迅先生

海外的悲悼	/ 221
-------	-------

- 在东京 / 223
乱离中的作家书简 / 228
鲁迅先生记 / 231
回忆鲁迅先生 / 233

苦难岁月

- 小六 / 273
花狗 / 278
林小二 / 282
索非亚的愁苦 / 286
一条铁路的完成 / 294
寄东北流亡者 / 301
放火者 / 304
长安寺 / 309
天空的点缀 / 313
牙粉医病法 / 316
滑竿 / 320
火线外(二章) / 324

商市街

夜的街，树枝上嫩绿的芽子看不见，是冬天吧？是秋天吧？但快乐的人们不问四季总是快乐，哀哭的人们不问四季也总是哀哭！

欧罗巴旅馆

楼梯是那样长,好像让我顺着一条小道爬上天顶。其实只是三层楼,也实在无力了,手扶着楼栏,努力拔着两条颤颤地不属于我似的腿,升上几步手也开始和腿一般颤。

等我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,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,用袖口慢慢擦着脸。

他——郎华,我的情人,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,他问我了:

“你哭了吗?”

“为什么哭呢?我擦的是汗呀,不是眼泪呀!”

不知是几分钟过后,我才发现这个房间是如此的白,棚顶是斜坡的棚顶,除了一张床,地下有一张桌子,一围藤椅。离开床沿用不到两步可以摸到桌子和椅子。开门时,那更方便,一张门扇躺在床上可以打开。住在这白色的小室,好像把我住在幔帐中一般。我口渴,我说:

“我应该喝一点水吧！”

他要为我倒水时，他非常着慌，两条眉毛好像要连接起来，在鼻子的上端扭动了好几下：

“怎样喝呢？用什么喝？”

桌子上除了一块洁白的桌布，干净得连灰尘都不存在。

我有点昏迷，躺在床上，他和茶房在过道说了些时，又听到门响，他来到床边，我想他一定举着杯子在床边，却不，他的手两面却分张着：

“用什么喝？可以吧？用脸盆来喝吧！”

他去拿藤椅上放着才带来的脸盆时，手巾下面刷牙缸被发现，于是拿着刷牙缸走去。

旅馆的过道是那样寂静，我听他踏着地板来了。

正在喝着水，一只手指抵在白床单上，我用发颤的手指抚来抚去。他说：

“你躺下吧！太累了。”

我躺下也是用手指抚来抚去，床单有突起的花纹，并且白得有些闪我的眼睛，心想：不错的，自己正是没有床单。我心想的话他却说出了！

“我想我们是要睡空床板的，现在连枕头都有。”

说着他拍打我枕在头下的枕头。

“咯咯——”有人打门，进来一个高大的俄国女茶房，身后又进来一个中国茶房：

“也租铺盖吗？”

“租的。”

“五角钱一天。”

“不租。”“不租。”我也说不租，郎华也说不租。

那女人动手去收拾：软枕，床单，就连桌布她也从桌上扯下去。床单挟在她的腋下，一切挟在她的腋下。一秒钟，这洁白的小室跟随她花色的包头巾一同消失去。

我虽然是腿颤，虽然肚子饿得那样空，我也要站起来，打开柳条箱去拿自己的被子。

小室被劫了一样，床上一张肿胀的草褥赤现在那里，破木桌一些黑点和白圈显露出来，大藤椅也好像跟着变了颜色。

晚饭以前，我们就在草褥上吻着抱着过的。

晚饭就在桌子上摆着黑“列巴”^①和白盐。

晚饭以后事件就开始了：

开门进来三四个人，黑衣裳，挂着枪，挂着刀。进来先拿住郎华的两臂，他正赤着胸膛在洗脸，两手还是湿着。他们那些人，把箱子弄开，翻扬了一阵：

“旅馆报告你带枪，没带吗？”那个挂刀的人问。随后那人在床下扒得了一个长纸卷，里面卷的是一支剑。他打开，抖着剑柄的红穗头：

“你哪里来的这个？”

停在门口那个去报告的俄国管事，挥着手，急得涨红了脸。

警察要带郎华到局子里去，他也预备跟他们去，嘴里不住地说：“为什么单单用这种方式检查我？妨害我？”

最后警察温和下来，他的两臂被放开，可是他忘记了穿衣裳，他

^① 俄语，面包。

湿水的手也干了。

原因：日间那白俄来取房钱，一日两元，一月六十元。我们只有五元钱，马车钱来时去掉五角。那白俄说：

“你的房钱，给！”他好像知道我们没有钱似的，他好像是很着忙，怕是我们跑走一样。他拿到手中两元票子又说：“六十元一月，明天给！”原来包租一月三十元，为了松花江涨水才有这样的房价。如此他摇手瞪眼的说：“你的明天搬走，你的明天走！”

郎华说：“不走，不走——”

“不走不行，我是经理——”

郎华从床下取出剑来，指着白俄：

“你快给我走开，不然，我宰了你。”

他慌张着跑出去了，去报告警察所，说我们带着凶器，其实剑裹在纸里，那人以为是大枪，而不知是一支剑。

结果警察带剑走了，他说：“日本宪兵若是发见你有剑，那你非吃亏不可，了不得的，说你是大刀会。我替你寄存一夜，明天你来取。”

警察走了以后，闭了灯，锁上门，街灯的光亮从小窗口跑下来，凄凄淡淡的，我们睡了。在睡中不住想：警察是中国人，倒比日本宪兵强得多啊！

天明了，是第二天，从朋友处被逐出来是第二天了。

一九三五年

（原刊1936年7月1日《文学季刊》第1卷
第2期，署名悄吟，后收入《商市街》）

雪 天

我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,这使我不能再睡。小屋子渐渐从灰色变做黑色。

睡得背很痛,肩也很痛,并且也饿了。我下床开了灯,在床沿坐了坐,到椅子间坐了坐,扒一扒头发,揉擦两下眼睛,心中感到悠长和无底,好像把我放下一个煤洞去,并且没有灯笼使我一个人走沉下去。屋子虽然小,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样,屋子的墙壁隔离着我比天还远,那是说一切不和我发生关系;那是说我的肚子太空了!

一切街车街声在小窗外闹着。可是三层楼的过道非常寂静。每走过一个人,我留意他的脚步声,那是非常响亮的,硬底皮鞋踏过去,女人的高跟鞋更响亮而且焦急,有时成群的响声,男男女女穿踏着过道一阵。我听遍了过道上一切引诱我的声音,可是不用开门看,我知道郎华还没回来。

小窗那样高，囚犯住的屋子一般，我仰起头来，看见那一些纷飞的雪花从天空忙乱的跌落，有的也打在玻璃窗片上，即刻就消融了！变成水珠滚动爬行着，玻璃窗被它画成没有意义无组织的条纹。

我想：雪花为什么要翩飞呢？多么没有意义！忽然我又想我不也是和雪花一般没有意义吗？坐在椅子上，两手空着，什么也不做；口张着，可是什么也不吃。我十分和一架完全停止了了的机器相像。

过道一响，我的心就非常跳，那该不是郎华的脚步？一种穿软底鞋的声音，擦擦地来近门口，我仿佛是跳起来，我心害怕着：他冻得可怜了吧？他没有带回面包来吧！

开门看时，茶房站在那里：

“包夜饭吗？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每份六角。包月十五元。”

“……”我一点都不迟疑摇着头，怕是他把饭送进来强迫叫我吃似的，怕他强迫向我要钱似的。茶房走出，门又严肃的关起来。一切别的房中的笑声，饭菜的香气都断绝了，就这样用一道门，我与人间隔离着。

一直到郎华回来，他的胶皮底鞋擦在门限我才止住幻想。茶房手上的托盘，肉饼，炸黄的番薯，切成大片有弹力的面包……

郎华的夹衣上那样湿了，已湿的裤管拖着泥。鞋底通了孔，使得袜子也湿了。

他上床暖一暖，脚伸在被子外面，我给他用一块破布擦着脚上冰凉的黑圈。

当他问我时，他和呆人一般直直的腰也不弯：

“饿了吧？”

我几乎是哭了，我说：“不饿。”为了低头，我的脸几乎接触到他冰凉脚掌。

他的衣服完全湿透，所以我到马路旁去买馒头。就在光身的木桌上，刷牙缸冒着气，刷牙缸伴随着我们把馒头吃完。馒头既然吃完，桌上的铜板也要被吃掉似的，他问我：

“够不够？”

我说：“够了。”我问他：“够不够？”

他也说：“够了。”

隔壁的手风琴唱起来，它唱的是生活的痛苦吗？手风琴凄凄凉凉地唱呀！

登上桌子，把小窗打开。这小窗是通向人间的孔道：楼顶，烟囱，飞着雪沉重而浓黑的天，路灯，警察，街车，小贩，乞丐，一同显现在这小孔道；纷纷忙忙的市街发着响。

隔壁的手风琴在我们耳里不存在了。

一九三五年

（原刊 1936 年 8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
出版的散文集《商市街》，署名悄吟）

他去追求职业

他是一匹受冻受饿的犬呀！

在楼梯尽端，在过道长筒的那边，他着湿的帽子被墙角隔住，他着湿的鞋子踏过发光的地板，一个一个排着脚踵的印泥。

这还是清早，过道的光线还不充足。可是有的房间门上已经挂好“列巴圈”了！送牛奶的人，轻轻带着白色的，发热的瓶子排在房间的门外。这非常引诱我，好像我已嗅到“列巴圈”的麦香，好像那成串肥胖的圆形的点心已经挂在我的鼻头上。几天没有饱食，我是怎样的需要啊！胃口在胸膛里面收缩，没有钱买，让那“列巴圈”们白白在虐待我。

过道渐渐响动起来，他们呼唤着茶房，关门关门，倒脸水。外国女人清早便高声说笑。可是我的小室，没有光线，连灰尘都看不见飞扬，静得桌子在墙角欲睡了，藤椅在地板上伴着桌子睡，静得棚顶和天空